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二編 26

澎湖古典詩研究(下)

陳愷汎・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
刊

二 編

第 26 冊

澎湖古典詩研究（下）

陳 愨 汎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澎湖古典詩研究（下）／陳憐汎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4+184 面：19×26 公分

（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編：第 26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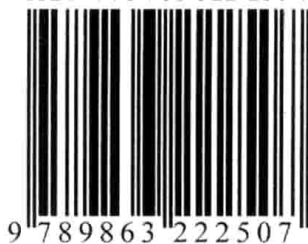
ISBN：978-986-322-250-7（精裝）

1. 臺灣詩 2. 詩評

733.08

102002856

ISBN-978-986-322-250-7



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編 第二六冊

ISBN：978-986-322-250-7

澎湖古典詩研究（下）

作 者 陳憐汎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二編 28 冊（精裝）新臺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 次

上 冊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4
第三節 文獻探討	7
第四節 論文篇章結構	12
上編 背景論	17
第一章 澎湖地理與歷史	19
第一節 澎湖的地理	19
第二節 澎湖的歷史	31
第二章 澎湖人文活動	43
第一節 文教機構的設立	43
第二節 詩社與漢學復興運動	52
第三節 澎湖文獻委員會與漢詩	67
第四節 一新社與漢詩	71
中編 作家論	91
第一章 明及明鄭時期	93
第一節 明朝澎湖詩	95
第二節 明鄭澎湖詩	99

第二章 清領時期	117
第一節 遊宦作家作品	117
第二節 在地詩人的崛起	150

中 冊

第三章 日治時期（上）	169
第一節 扶鸞詩人——林介仁（1854～1933）	169
第二節 一代儒師——陳梅峯（1858～1937）	175
第三節 提倡女學——陳錫如（1866～1928）	191
第四節 尊孔良模——吳爾聰（1872～1956）	200
第四章 日治時期（下）	219
第一節 澎頭散人——盧顯（1896～1965）	219
第二節 青燈才女——蔡旨禪（1900～1958）	235
第五章 日治時期澎湖旅外／日籍作家	257
第一節 旅外作家	257
第二節 日籍作家	298
第六章 戰後迄今	313
第一節 在地作家作品	313
第二節 旅外作家作品	335
下編 主題論	343
第一章 自然海洋書寫	345
第一節 多變的海風巨浪	345
第二節 奇幻的海洋異象	348
第三節 奇特的海洋生物	352

下 冊

第二章 人文海洋書寫	373
第一節 渡海經驗書寫	374
第二節 神秘的海神信仰	391
第三節 神話傳說與涉海事蹟	397
第四節 船務素描	408
第五節 海上經濟活動	413
第三章 災難書寫	419

第一節 橫渡海洋的風災船難	419
第二節 從海上來的風災鹹雨災	425
第三節 苦等不雨的旱災	429
第四節 賑災書寫	436
第四章 八景書寫	455
第一節 「西嶼落霞」的書寫	456
第二節 澎湖八景到十六景	473
第三節 日治戰後澎湖新八景	488
第五章 島上風情	493
第一節 純樸民風	493
第二節 勤學士子	502
第三節 悠久古蹟	505
第四節 歲時節慶	517
第五節 抗旱農作	522
第六節 文石特產	524
結 論	531
徵引及參考文獻	539
圖 次	
圖 緒論 1-4：澎湖古典詩研究架構	12
圖 上編 2-2：紀雙抱「澎湖西瀛吟社」匾	57
圖 中編 4-1：盧顯戶口名簿影本	219
圖 下編 1-1：「鯨」意象轉化圖	354
圖 下編 4-1：《清初海疆圖說》之〈澎湖海圖〉	461
圖 下編 4-2：《重修臺灣府志》之〈西嶼落霞圖〉	471
表 次	
表 上編 1-1：文獻記錄之宋元澎湖資料表	32
表 上編 2-1：光緒二十三年澎湖書房調查比較表	45
表 上編 2-1：光緒二十四年澎湖書房調查比較表	46
表 中編 5-1：澎湖人創設詩社資料表	258
表 下編 3-1：清代澎湖海域嚴重船難資料表	420
表 下編 3-2：清代澎湖嚴重風災、鹹雨災資料表	425
表 下編 3-3：清代澎湖嚴重旱災資料表	430
表 下編 3-4：清代澎湖嚴重饑荒資料表	436
表 下編 4-1：清代方志輯錄之〈西嶼落霞〉詩資料表	463

澎湖古典詩研究(下)

陳愷汎 著

第二章 人文海洋書寫

加入人類的情感，海洋不再僅僅是物質現象的存在而已。人類思維的元素滲入其中，海洋不再是單純的海洋。

海洋文學之書寫成篇者，自六朝以來，詩與賦獨多，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海水〉，清張英《淵鑑類函》卷三十六〈海五〉，載存謝靈運、謝朓、沈約、隋煬帝等望海詩九首，唐太宗、李嶠、獨孤及、李白、張說、高適、王維等望海、觀海、詠海詩十首，蘇軾、楊萬里所作海市、渡海、望海詩四首等，不一而足。^{〔註1〕}然從詩題觀之，望海、觀海之作多，遊海、渡海之行較少。可見唐代以前之海洋文學多置身海畔，作海洋想像之敘寫；涉身海中，遊海、渡海之實臨感發，並不普遍。^{〔註2〕}唐張若虛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滄滄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註3〕}聞一多稱之為：「這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詩人乘坐扁舟，擺盪在江流出口之間，觀看江水、海浪與明月，描繪春天夜晚江畔的景色，抒發自身對時光流逝的感嘆與離人愁緒。詩中呈現出明月自東邊的大海湧現，與波瀾相映的美景，然亦僅是詩人近海遊歷所見。

清朝以前，中國歷代從未有長期經營、統治遠海島嶼的經驗，所統轄者

〔註1〕 參見張高評：〈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臺灣學研究》第5期，2008年6月），頁3~4。

〔註2〕 張高評〈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一文認為此情形可能受限於航海技術，與海上交通。筆者認為與中國歷代政權，以陸權為發展重心有關；文人未參與海外航行有關。據章巽編《中國航海科技史》研究，周朝以來，中國不斷向海外拓展，造船技術也不斷提升，有遠至印度洋、南洋一帶，只是這些航海家不是文人，未能將經驗行諸詩文。

〔註3〕 參見《全唐詩》第一冊（臺北市：文史哲出版，1987年），頁267。

皆近海島嶼，如海南島、秦皇島等等，其險未若橫渡臺灣之洋。明鄭時期，臺灣方有較多文人至此，開啓臺灣海洋文學書寫。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越海攻克澎湖，鄭克塽投降，將臺灣納入版圖，因應治理之需要，清廷官吏渡海來臺，形成一批具有渡海經驗的遊宦文人。在長久的統治期間，產生迥異於中國歷代的海洋書寫，它不再限於岸上觀海，或是近海遊歷，而是身歷橫洋的渡海書寫。渡海來臺的過程，對久居內陸的詩人而言，是一項新體驗。不論是新奇的感受或是對汪洋浩瀚的畏懼，詩人一一形諸吟詠，創作質量皆可觀的詩歌。遊宦詩人經歷於此，他們如何感受這一行程？如何閱讀這一空間？他們關心的主題為何？詩人運用了那些元素來書寫他所涉歷的海洋？反映怎樣的歷史意義？值得探討。

下就詩中題詠，析出（一）廈澎臺渡海經驗書寫；（二）神秘的海神信仰（三）；海洋神話傳說、歷史涉海事蹟；（四）船務素描；（五）熱絡的海洋經濟活動，五節論述之。

第一節 渡海經驗書寫

早期臺灣方志所錄古典詩，和澎湖相關的議題，清一色集中在渡海經驗的書寫，且質量皆可觀。這和臺澎當時的政治背景，以及交通工具有著密切的關係。康熙二十二年（1683），於臺灣置臺灣府，下轄三縣，翌年宣布解除「海禁」。清廷聽從施琅之議，於廈門設置海關，除管理對外的進出口貿易外，亦管理國內沿海貿易，並將福建總兵官改為水師提督，駐守廈門，設「臺廈兵備道」，管轄廈門與臺灣，而廈門亦是清康熙、雍正兩朝中唯一與臺灣鹿耳門的官方對渡港口。遲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才增開了泉州蚶江口與臺灣彰化鹿仔港對渡。^{〔註4〕}澎湖還是主要往來臺閩之要衝以及中濟站，官員至臺灣就職，經常過境此地。^{〔註5〕}這樣的生活經驗，是遊宦文人的一種新體驗。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載清朝由廈門前往臺灣鹿耳門的海道：

〔註4〕 參見陳家煌：〈康熙時期臺灣詩中的海洋感受——以《赤嵌集》為討論中心〉。（「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

〔註5〕 臺、澎、廈，這是清朝核准的航線。據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載：「邇來海不揚波，凡舟彭仔、三板頭等小船，每由北路笨港、鹿仔港等處，乘南風時徑渡廈門、泉州，自東徂西，橫過澎湖之北，名叫透西。例禁甚嚴，趨險者猶如驚也。」官員至臺、澎任職，還是循廈經澎轉鹿耳門這一航線。（參見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61。）

自廈渡臺，出大擔門，南風自大擔門外或浯嶼放洋；北風自遼羅放洋。以風信之大小，卜舟行之遲速。每先日午間或夜靜時開駕，次早遙望東南碧波中一線若黛，知爲澎湖。或順風透洋而過，不用收泊。但恐夜抵鹿耳門耳，難以進港，多暫泊澎湖澳內。〔註6〕

帆船自廈渡臺，如果是南風則從大擔門外或浯嶼出海；若是北風則由遼羅出海。於中午或夜靜時開航，隔天早上遙望東南方，可見澎湖一線若黛。如果順風，就可直抵鹿耳門，但是擔心夜間不易進港，多停泊澎湖澳內。《廈門志·臺澎海道考》亦載廈、臺航線，以澎湖爲要津：「廈門距臺灣，重洋浩浩七百里，號曰橫洋，往來船隻，必以澎湖爲要津。」〔註7〕《赤嵌筆談》亦載由浯嶼或大嶝經澎湖至鹿耳門的航行狀況：

放洋全以指南爲信，認定方向，隨波上下，曰針路。船由浯嶼或大嶝放洋，用羅經向巽巳行，總以風信計水程遲速；望見澎湖西嶼頭、貓嶼、花嶼可進。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澎湖，而諸嶼不見，定失所向，仍收泊原處候風信。由澎湖至臺灣，向巽方行，近鹿耳門隙仔，風日晴和，舟可泊；若有風，仍回澎湖。〔註8〕

船從浯嶼或大嶝放洋，透用羅經往巽巳方向航行，越過黑水溝〔註9〕，就會到澎湖。首先會望見西嶼頭，再見貓嶼、花嶼。如果過黑水溝，計程該見澎湖却未見，代表航向有誤，此時能做的就是停泊原處等待風信再行。回到澎湖後，再往巽的方向航行，抵鹿耳門隙仔進港。如果遇風，進不了港，只好回頭，再泊澎湖。從方志、筆記所載，大概就可想見這不是一趟簡單的行程，驚怖不免，故在文人的紀錄中，渡海經驗遂爲其關注的焦點。

以澎湖爲中點，廈臺航程分三段：（一）抵廈門島與出廈門港；（二）廈門港至澎湖；（三）澎湖至鹿耳門。遊宦詩人如何閱讀、書寫這三段不同的空間？詩風流變，與時消息，透過閱讀其詩作，再回溯詩人從出發到抵達目的地，以何心情呈現所歷？下文即就此三段行程分別來探討。

一、抵廈門島與出廈門港

清初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上清楚記錄由福建廈門來臺灣的過程：

〔註6〕 參考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54。

〔註7〕 參見周凱：《廈門志》，頁137。

〔註8〕 轉引自林豪：《澎湖廳志》，頁32。

〔註9〕 此「黑水溝」就文意判斷，所指爲澎、廈間的黑水溝，非澎、臺間的黑水溝。

正月二十九：渡洛陽橋，至泉郡……晚宿郡城。二月朔日，宿沙溪。初二日，行四十里，至劉五店，即五通渡也。渡實支海，廣十餘里。登舟，颶風驟至，巨浪如山。帆掠水三尺，傾斜欲覆，浪入舟中，衣冠盡溼。抵岸即廈門地，顧視日影，已墮崦嵫；復行三十里，抵水仙宮，漏下已二十刻。旅舍隘甚，無容足地，姑就和鳳宮神廟，坐以待曉。明日（初三日），假水師裨將公署館焉。晤蕭山來子衛，爲余覓舟，爲渡海計。（註10）

此段文字，翔實地記載時人因公務來臺，先至廈門島候船的過程。所經路線渡洛陽橋→泉郡（夜宿郡城）→沙溪（夜宿）→劉五店（五通渡）→渡實支海→抵廈門→渡海至臺。正月二十九日從洛陽橋出發，至二月初二夜方抵廈門，連可棲身的客棧都無，不得不至和鳳宮暫棲，待至天亮再覓舟渡海至臺。此番折騰便已耗去三、四天行程。而中間渡實支海，僅是內陸與廈門相隔的內海水道，就已是颶風巨浪，文中所述「帆掠水三尺，傾斜欲覆，浪入舟中，衣冠盡溼」，足以令人喪膽，況乃橫越臺灣海峽。康熙四十四年（1705）任臺灣府同知孫元衡的渡海經驗，從其一連串的作品中不難讀出他渡海時心中的恐懼。《赤嵌集》中抵廈門島候船至出廈門港這段期間，賦詩八題十二首：〈除臺灣郡丞，客以海圖見遺，漫賦一篇寄諸同學〉、〈書懷〉二首、〈寄耀州牧陳二濂村〉、〈洛陽橋〉、〈渡浯通支海〉、〈望洋〉、〈守風廈門排悶〉四首、〈登舟〉。（註11）〈洛陽橋〉是描寫經泉州洛陽橋景緻，與郁永河一樣，皆由北邊福州蒲陽道南越洛陽橋進入泉州地區，出泉州後，到劉五店搭渡船到五通渡，〈渡浯通支海〉便是描寫廈門灣水道的風浪：

不毛絕塞幾經年，又到文身海國邊。帆挂逆風舟宛轉，浪翻危嶼岸流連。坐傾北苑先春露，臥展南華第一篇。我與輕鷗同泛泛，未知何處是桑田。

首聯寫已卸下四川漢州知州後，又必須千里渡海赴臺任職。四川漢州是少數民族聚集之處，遂稱其爲「不毛絕塞」，今又要到八荒里外「文身海國」，在孫氏眼中，兩處皆未開化，其實也是諸多清人共同的認知，詩中不難見到孫氏的哀怨無奈。如此心情又遇上風浪，真把人心情打落谷底。人在舟中隨風

（註10）參見郁永河：《裨海紀遊》，頁3。

（註11）除此，孫元衡有關渡海之作還有〈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海波夜動燄如流火天黑彌爛亦奇觀也〉、〈危舟得泊晚飯書懷〉、〈抵澎湖澳〉、〈黑水溝〉等。

宛轉，頭暈目眩見浪翻危嶼岸流連，自己就如輕鷗般飄飛，不知何處是可落腳的桑田？那種於海上漂蕩無依的恐懼可知，而這還只是由廈門渡海來臺的前奏！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記：

臺海潮流，止分南北；臺、廈往來，橫流而渡，號曰橫洋；自臺抵澎爲小洋；自澎抵廈爲大洋；故亦稱重洋。〔註12〕

臺、廈間，因橫海而渡，叫橫洋。澎、廈間稱大洋，澎、臺間稱小洋。《廈門志》記：「大擔門以外，汪洋大海，金門鎮標所專管。南北沿海各汛，近處謂之內洋，外海深處，謂之外洋。」〔註13〕到達廈門後，得等候越橫洋的大船，並等待風力適當時，方可啓航。郁永河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二日夜抵廈門島，遲至二月十六日風暫止，才啓航，〔註14〕孫元衡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初，亦在廈門候風超過十日方登舟赴臺。郁永河在候船的半個月期間，遊歷廈門名勝，有詩曰：「何年月黑風狂夜，吹落□岬覆一谿。詩裏未經摩詰畫，袖中難倩米顛攜。雲流石罅疑天近，瀑濺衣裙識洞低。盤礴不知春日永，欲尋歸路幾番迷。」詩前記：「聞萬石、虎谿二巖爲廈門山水之勝，拉石君、董君、王君往遊，至萬石巖，……，相共踏月歸。」藉候風遊名勝，增添一份悠閒。又：「絕頂多奇石，巒岬聚一叢。懸崖臨巨壑，疊嶂吼長風。屐折危欄轉，筇支曲磴通。扶桑遙在望，落日晚潮紅。」詩前記：「初四日，復偕往虎谿巖，……，與萬石巖各擅其奇。」〔註15〕萬石巖、虎谿巖因詩人的閒情浪遊更添一份文人氣息；然此美景亦當閒者方能領略，孫元衡於廈門守風，似未如此隨興，從〈守風廈門排悶〉四首，見其不耐煩的神情。詩曰：

島嶼浮空天地青，舟人束手坐郵亭。風威豫識逡巡月，潮信真隨長短星。天留我作中原客，方便毋勞乞孟婆。不道鄉關無覓處，望雲何地著旁羅。（時慈大人自西川買舟東下）心解天弢巨浪邊，蘇蘭樵桂對茶煙。會尋魚鳥逍遙理，先探陰晴裨闡篇。茁地殘山根幹黑，黏天遠海色光肥。長風十日無休息，不遣鷗鷺自在飛。〔註16〕

〔註12〕參見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52。

〔註13〕參見周凱：《廈門志》，頁123。

〔註14〕參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十六日，小瘧，風亦暫止，舟人促行，遂登舟。」（臺銀本，卷上，頁4。）

〔註15〕參見郁永河：《裨海紀遊》。

〔註16〕參見孫元衡：《赤嵌集》。

苦等的無奈，外加聽聞中的臺灣是個未開化處，心情自是低落，「束手」二字道盡候風不到，無策可施的無力感。〈除臺灣郡丞客以海圖見遺漫賦一篇寄諸同學〉（註17）正是其心情的宣洩：

中原十五州，無地託我足。銜命荷蘭國（臺灣本荷蘭地），峭帆截海腹。
披茲瀛壖國，島嶼紛可矚。回身指南斗，東西日月浴。颶風怒有聲，
駭浪堆篷幅。滌汔終古心，濇養萬里目。毫釐晰舟輿，稊米辨巖谷。
道莽裸體人，市莽連雲竹。覽者睫生芒，聞之肌起粟。寄語平生親，
將毋盡一哭。

起句感嘆中原十五州，竟無他託足處，銜命越洋到那「荷蘭國」。自註「臺灣本荷蘭地」，康熙時已領臺灣，但他仍把臺灣視為域外之邦，於此可見。想起傳言中的臺灣是「道莽裸體人，市莽連雲竹」，不禁令人「覽者睫生芒，聞之肌起粟」，又加航行時「颶風怒有聲，駭浪堆篷幅」，可想見一般清朝官員任職臺灣，心中之不願。〈登舟〉云：「波水洊雲片席張，情懷氣味孰相當。美人一去投龍塞，猛士相將赴敵場。」至臺灣任職竟有如王昭君出塞、猛士相將赴敵場，一去不復返的悲涼。但這樣的心情，並非每一位來臺仕宦者皆然，錢琦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任巡臺御史，在廈門遇到的風浪，讓其大開眼界，然其神情卻非驚恐，而是嘖嘖稱絕，〈泛海〉一詩，洋洋灑灑九十句長歌，歌如賦體，極盡鋪排之能事，從出海至澎湖所歷所感，一氣呵成，氣勢磅礴。面對同樣的大海空間，卻因抒情自我的不同，有人害怕，有人豪情萬千。錢琦渡海前聽聞：「渡海此最險，呵噉下有蛟鼉藏。去年太守誤落滌，鷗如飛鳧失侶天外周翱翔。今年將軍復遭毒，有如曹兵百萬赤壁遇周郎。羅經巽己偶錯位，北去弱水東扶」但是他卻毫不畏懼的言：「我聞此語了無怖，俗子所見皆秕糠。男兒桑弧懸矢志四方。徑須腰懸斗印提干將，出入玉門走沙場，直探虎穴掃攬槍，名勒鐘鼎勳旂常，回手扶漢分天章。不然翻身跳出塵埃外，跨鼉騎鶴驂鸞凰，朝遊碧落暮滄溟，須彌大界隨相羊。誰能瑟瑟縮縮如寒螢？坐令顏鬢凋秋霜。沉聞蓬萊方丈咫尺塵隔斷，世乏仙骨誰梯航？因風誤到更可喜，底用禍福先周防？」氣宇非凡，並言：「臺陽一番島，宛在水中央。古稱毘舍耶，或云婆娑洋。自從歸入版圖後，穿胸儋耳咸循良。我來啣命持羽節，要將帝德勤宣揚。兼死奇材遺海外，一一搜採貢明堂。」一副身賦國家

〔註17〕《重修臺灣府志》、《重修鳳山縣志》、《澎湖紀略》題作〈客以海圖見遺漫賦一篇寄諸同學〉。

重任到荒州播皇恩的強烈使命感，充塞字裏行間。詩末言：「水程志更更十一，蠡窺管測畢竟繩尺難參量。何奇有怪不儲，且復耳目恣探詳。茲遊之奇平生冠，東坡快事吾能償。舟師喘定笑絕倒，喜色轉露眉間黃。天雞一聲曉色白，百怪照影爭逃亡。不見澎湖見飛鳥，鳥飛多處山雲長。三十六島鬱相望，漁莊蟹舍紛低昂。收篷暫寄泊，呼童滿引觴。爾時頽然不足身與世，恍惚栩栩瞬息歷九州、徧八極，徜徉於無何有之鄉。」經過漫長的航程，抵達澎湖見漁莊蟹舍紛低昂，遂收篷寄泊，此時有飄飄然與天地同化之感。這是澎湖特有的空間，觸起詩人深刻的感受。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載：「黑水溝為澎廈分界處，廣約六、七十里，險冠諸海；其深無底，水黑如墨，湍激悍怒，勢似稍窪。舟利乘風疾行，亂流而渡，遲則波濤衝擊，易致針路差失。」〔註18〕面對此景，錢琦展現不可一世的豪情壯志，啣命持羽節，要將帝德勤宣揚於這塊「番島」。「番島」一詞，顯見他以由上往下的視角定義臺灣。雄赳赳氣昂昂的霸氣，與之孫元衡的「挂冠神武蹤已邁，願乞骸骨還山谿。讀書有兒織有妻，春深烟雨把鋤犁」，實是天差地別。且看錢琦事蹟：

字相人、湘純，號璵沙、述堂，晚號耕石老人，浙江仁和人。清乾隆二年（1737）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河南道御史、江蘇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任巡臺御史。臺灣舊例，生番殺人，地有官處分，比熟番加重。是年有彰化生番殺內凹莊兵民二十九人，錢琦據實奏聞，總督徇庇武員，所奏與錢氏異。清廷嚴旨責其覆奏。或勸琦改前奏，以順督臣之意，錢琦不可，執前奏益堅。會斷獄者需取回生番所獵人頭定案，飭地方官入山取頭，而彰化知縣乃另剖棺取新死人頭以充。繼其任者崔應階據實上聞，番案始定。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初四日交部議處。乾隆三十二年（1767）復任福建布政使。錢氏生平好吟詠，與袁枚相交五十年。

著有《澄碧齋詩鈔》十二卷，《別集》一卷。〔註19〕

從錢琦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初任巡臺御史時，處理彰化生番殺內凹莊兵民二十九人，據實以報，而與總督不同，清廷嚴旨責其覆奏。有人勸他改前奏，以順督臣之意，錢琦執意不可，且執前奏益堅。此人性格剛直，遇事不

〔註18〕參見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56。

〔註19〕參考彭國棟：《廣臺灣詩乘》；楊永智撰〈錢琦個人簡介〉（《全臺詩》）。

屈，詩中屢見。《晚晴簃詩匯》云：「袁簡齋序璵沙詩，稱其『立朝有風節，仕外多惠政，雖官尊，雅好爲詩，其神清，其韻幽，曲致而不晦於深，直言而不墜于淺。』又爲作志銘，言其海外諸詩尤爲雄偉。」彭國棟評《澄碧齋詩鈔》：「各體皆勝，雅堂謂足與九池、鷺洲頡頏，誠非虛語。」又論其〈臺陽八景詩〉：「自來詠八景者，多作村語，璵沙殊不爾，亦可爲臺陽生色也。」〔註20〕可謂知音。

再看乾隆三十一年（1766）往任澎湖通判的胡建偉，其心情又是如何？其〈渡海紀行〉云：

時維二月中和節，天氣清明浪澄徹。鷺門待濟匝月餘，一朝理楫心
怡悅。鳴鑼擊鼓舟師迎，拔碇許許歡同聲。抓桅整繚候風信，四面
飄飄揚旗旌。港繞山回指大嶼，兩峰對峙如門徑。絮絮鐘磬出雲端，
共言此地頗幽勝。探奇未暇蠟屐登，訂遊約爽虎溪僧（虎溪僧曾約余
舟過，遊大嶼山）。好山看遍且觀海，眼界開豁心神凝。

「鷺門待濟匝月餘」再次以詩證史：清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廈門仍是與臺、澎對渡的港口。胡氏在廈門候風達一個多月，至二月中和節，天氣方晴朗浪澄澈，遂理楫準備出航，詩云：「鳴鑼擊鼓舟師迎，拔碇許許歡同聲。抓桅整繚候風信，四面飄飄揚旗旌。」一幅歡天喜地，熱鬧非凡的景象湧現。「港繞山回指大嶼，兩峰對峙如門徑。絮絮鐘磬出雲端，共言此地頗幽勝。」快樂出航的神情可見。「探奇未暇蠟屐登，訂遊約爽虎溪僧（虎溪僧曾約余舟過，遊大嶼山）」本計舟過大嶼島時，約好虎溪僧要共遊大嶼山，看來出廈門港風順，遂未再停留大嶼島。「好山看遍且觀海，眼界開豁心神凝」見胡建偉是以壯遊的心情，開啓這一段航程。

二、廈門港至澎湖

由廈門與鼓浪嶼之間的廈門港上橫洋船之後，若海潮風信適宜，則渡洋至澎湖，暫泊澎湖，再越過黑水溝進鹿耳門隙仔，靠泊安平鎮，最後換乘小船（仔、三板、舢板船），進入赤嵌城。若海象不佳，則隨時以廈門南邊的大擔島（或稱爲大胆、大担、大胆、大嶼）、浯嶼、遼羅作爲撤航，暫時停靠，再候風而行。

船從浯嶼或大嶼放洋，透用羅經往巽巳方向航行，經過黑水溝會到澎湖。

〔註20〕同上註。

如果過黑水溝，計程該見澎湖西嶼頭、貓嶼、花嶼，却未見，代表航向有誤，此時能做的就是停泊原處等待風信再往回航。孫元衡渡海時，就因遇颶風而迷航，未見澎湖，再回西北帆，〈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記之。

詩中運用許多上古傳說之典故來描摹渡海經歷，水神「天吳」、「飛廉」、「鯨鯢」、水中神怪「馬銜」、海神「罔象」等，其中尤以《山海經》所列者最為常見。孫元衡何以大量使用上古傳說之典故，不難推見其由。概因臺灣為中國歷史上首次納入版圖之外海島嶼，對於文人來說，渡海之舉如同至千古未至之境，猶「乍闢之乾坤」般的洪荒世界，由清詩中常言「番島」可見。其次，這些上古傳說典故的由來，乃出自先民對難以掌握的自然所產生的奇幻想像，而孫元衡渡海時，就與古代《爾雅》、《山海經》之撰述者，書神怪事物之心境相契，遂於詩中大量採用這些典故。〔註 21〕據林豪轉引臺灣舊志云：

臺郡往來船隻，必以澎湖為關津，從西嶼頭入，或寄泊嶼內、或媽宮、或八罩、或鎮海嶼，然後渡東吉洋，凡四更。船至臺灣，入鹿耳門。行舟者皆以北極星為準；黑夜無星可憑，則以指南車按定子午格巽向而行。倘或子午稍錯，南犯呂宋或交趾，北則飄蕩莫知所之。〔註 22〕

行舟以北極星為準，若黑夜無星可觀，就以指南車按定子午格，往巽方向而行。若子午有所偏差，往南尚幸飄至呂宋或交趾；若不幸往北，就不知將飄向何處。因此在該看到澎湖而未見時，環顧闐暗的茫茫大海中，心中之驚惶可知。孫元衡也不得不發出「此事但蒙神鬼力，竄然大地真浮穉」的敬畏，更想起家中的妻小。「讀書有兒織有妻，春深烟雨把鋤犁」，多安詳的畫面，何苦來哉受此折磨，寧可「挂冠神武蹤已邁，願乞骸骨還山谿」。風濤稍穩，得以泊舟吃一頓飯，實堪記之，孫元衡〈危舟得泊晚飯書懷〉云：

大海狂瀾驚轉舵，金山到似解重圍。此生不道有來日，欲往何如成獨歸。麤糲儒餐初定痛，蕭疏旅鬢忽知非。百年好是雙行腳，夢繞湖山舊翠微。

〔註 21〕 參考李知灝：〈蛟鯨宮闕龍伯國——清代游宦文人渡臺書寫中的海洋想像〉。〈「多重視野的文人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頁 11。

〔註 22〕 參考林豪：《澎湖廳志》，頁 31～32。

「大海狂瀾驚轉舵」，那驚惶之情可見，料此生大概無來日，想想還是用雙腳繞湖光山色較踏實！這是孫元衡面對海洋巨濤的心情。而臺、廈橫洋，最爲險厄處是黑水溝，薛氏《臺灣縣志》載：

黑水溝有二：其在澎湖之西者，廣可八十餘里，爲澎、廈分界處，水黑如墨，名曰大洋；其在澎湖之東者，廣亦八十餘里，則爲臺、澎分界處，名曰小洋。小洋水比大洋更黑，其深無底。大洋風定時，尚可寄碇；小洋則不可寄碇，其險過於大洋。

就薛氏《臺灣縣志》所載，黑水溝有二處，一是澎、廈間的分界處，水黑如墨，叫大洋；一是臺、澎間的分界處，水比大洋更黑更深更險，叫小洋。孫元衡〈黑水溝〉記錄著舟過黑水溝的驚險：

氣勢不容陳茂罵，轟騰難著謝安吟。十洲徧歷橫洋險，百谷同歸弱水沉。黔浪隱檣天在白，神光湧耀日當心。方知渾沌無終極，不省人間變古今。

孫元衡所寫黑水溝到底所指何處？是大洋？抑是小洋？於詩中不易辨識。《赤嵌集》云：「臺嶼廈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黑洋，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爲弱水，自來浮去之舟無一還者。」〔註 23〕亦未加細分，只言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險冠諸海。然就〈赤嵌筆談〉所載：「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澎湖」，〔註 24〕推孫元衡詩中之「黑水溝」，應指澎、廈間的黑水溝。詩中或言有傳聞順著黑水溝而東是弱水，只要舟流至此，無一還者。果若無一生還者，當然也就沒人可知那萬水所歸的弱水的實際狀況；但可篤定的，那必是極危險的海域，方有此傳說。就清朝的航海技術，彼處如黑洞，深邃而不可知。面對威及生命的情景，人類自然心生恐懼，而起敬畏之情，〈黑水溝〉即表現這樣的心情。一路驚險終抵澎，孫元衡〈抵澎湖澳〉云：

孤島如稊一葦航，情懷跋扈興相羊。身隨雲鳥投清壑（洋少淺，曰清水壑），夜鼓天風過黑洋。翠螭胎魚堪入饌（海螭翠色，沙魚胎生），竹灣花嶼（俱澎湖山名）有飛觴。此間未是埋憂地，貫月浮查正渺茫。

詩前半，寫出身如浮萍隨波飄蕩大海的無依；後段寫經夜之風浪，終見澎

〔註 23〕 參見孫元衡：《赤嵌筆談》。

〔註 24〕 參見黃叔璥：《臺海使槎錄》。